

<<薄暮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薄暮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5440877

10位ISBN编号：7535440878

出版时间：2009-7

出版时间：长江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林培源

页数：241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薄暮>>

内容概要

穿越时光的藩篱，静默地踏上记忆之旅。
岁月赋予我们的征兆以及感怀，被十指翻阅。
薄暮过后，漫漫长夜终会被破晓的晨光所终结。
时间迁徙，冷暖交替，一支蘸满深情的笔在细细勾勒。
这是一个关于生命泅渡长河的故事。
侧耳聆听的少年，化成一艘纸船，溯游岁月长河，直抵遥远彼岸。
这不是钟点，不是仇恨的死穴，祭奠无法补偿和释怀的一切，化成一朵凝重暖煦的希望，撑起整个生命的光亮。

<<薄暮>>

作者简介

林培源

左撇子 热爱文字 以念为生
射手座男生，生于广东澄海。
现就读于深圳大学。

林培源2004年开始文字生涯。

凭借《打马而过的旧时光》以及《我的石头祖父》获得2007年、2008年第九届，第十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。

作品见《摩客》《星期九》《新读写》《青年文学》《韵意》（深圳大学校办）等杂志。
07年完成个人首部长篇小说《暖歌》，现已更名为《薄暮》，由长江文艺出版社于2009年7月出版。

<<薄暮>>

书籍目录

第一章 溪桥镇第二章 女人蛇第三章 北山秋第四章 疯女人第五章 嫁衣泪第六章 乘一艘船
泅渡暗海第七章 投入分裂的怀抱第八章 你是我的青苔第九章 百合为谁开第十章 故去的灵魂
第十一章 冬天那么伤第十二章 和你相逢无声息第十三章 回溯的路有多长第十四章 谁让众生颠倒
第十五章 原谅时光记住爱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 溪桥镇 1 一切和母亲有关。

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，我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她。

我提着一盏煤油灯站在天井里。

墙上爬满了潮湿的青苔，天井之上是辽阔的夜空，淡淡的月光透下来，把她的脸照得影影绰绰。

母亲的眼睛使我着迷。

在静默中，我像一尾游鱼一样漫溯而上。

时光倾覆下来，将我紧紧裹住。

我听到母亲低声说话，她说：“溪桥镇是个尘土飞扬的地方。”

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，我以为那里是美丽的世外桃源，有小桥流水和缤纷的落叶。

可是，当我踏上这片土地时，看见的却是一片颓唐的景象。

因为溪桥镇跟它的名字恰好相反——既没有溪也没有桥。 2 溪桥镇是个尘土飞扬的地方。

那是南方灼热的夏天。

阳光碎落一地，像一张巨大的网，罩住了溪桥镇的憔悴容颜。

溪桥镇没有溪也没有桥。

我的母亲秀米，就生活在溪桥镇上。

年幼时秀米经常做梦，她梦见自己坐着一艘大船在海上漂流。

大船摇摆不定，头顶的夜空璀璨诱人，她看到斗大的星星闪烁着迷离的光芒。

她抱着膝盖坐在船上，身后放着一碟薄壳米。

她没有胃口吃，冰冷的海水摇曳着粼粼波光，扑朔迷离。

不远处的灯塔若隐若现。

海风吹在她脸上，带着咸咸的味道。

她渐渐感到疲乏，这时，云层突然朝着她聚涌过来，不一会儿狂风大作，大雨汹涌地倾倒，整个海像一锅煮沸了的水一样翻滚。

硕大的气泡一个个向天上飘浮，随即又“砰”的一声爆炸开来……她看到昏黑的大海上浮现出一个男人面目狰狞的脸，那张脸大得出奇，脸上长满了胡须，男人硕大无朋的手朝她伸了过来……秀米被这样的梦惊醒，醒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，她盯着阁楼顶的瓦片陷入了茫然和惶恐之中，寥落的狗吠声把夏夜衬托得静谧，蟋蟀藏在杂草丛里，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。

年少时代就像这样一个长长的梦，秀米身处其中，被时间推着朝前走。

许多年后，秀米走在溪桥镇的大路上。

她挎着一个竹篮，阳光照在她年轻的脸上。

秀米挽着竹篮，里面放着热好的白米饭和一碟花生米，还有装在瓷罐里的酸菜汤。

她要到对面的北山给弟弟秀楠送饭，秀楠已经在那里做了几个月的采矿工。

从溪桥镇到北山要经过一片稻田。

秀米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坎上。

杂草上还残留着水珠，泥泞不堪，不一会儿裤腿便湿了。

北山是一座巨大的钨矿。

大小不一的矿洞好像补丁一样紧贴着山体。

矿洞口堆满了岩石的碎片。

朝里面走去，可以看到从山上砍下来的粗壮柏松树，它们被劈成手掌厚的平板一块一块钉紧在地道壁上。

矿工说这样是为了防止坍塌和漏水。

每次去北山，秀米都会提心吊胆。

“北山的男人都不是好东西。”

秀米对秀旗说。

<<薄暮>>

“要不我陪你去吧。

” “不用了，有弟弟在呢……”说完秀米就挎着竹篮出门了。

大姐秀旗已经嫁人，但她时常回娘家。

对弟弟从事的这份工作，她感到很自豪。

她对街坊邻居说：“你们知道吗，我的弟弟在采矿呢，不久就要发财了。

”言语之中掩盖不住对发财的幻想和狂热追求，秀旗把富贵发财梦寄托在了弟弟身上。

这一点让邻居们嗤之以鼻，她们在背后嗤笑，说她男人真窝囊。

邻居们的流言蜚语，秀旗或多或少听到了一些。

表面上不动声色，背地里却恨得牙痒痒。

她揶揄自己的男人道：“你就知道喝酒，怎么不去挖矿？”

”男人满口酒气，两眼一转，看着她说：“挖矿……呵，挖矿的事谁干？”

那犯法，犯法你懂吗？

迟早要出事的。

”男人说完就朝水磨镇的棋社走去了。

看也不看她一眼，他打出的酒嗝像一串音符荡漾在幽暗的巷子里。

男人出门以后，秀旗锁上了门，将钥匙放进兜里，藏了一肚子气回娘家去。

秀米在田坎上看到大姐，她沿着尘土飞扬的大路急急地走着。

“一定又和姐夫闹翻了。

”秀米这样想着，阳光很好，照得她禁不住闭上眼睛。

她把手放在额头遮住阳光，看了姐姐一眼。

3 从稻田向北山方向望去，可以看到山顶缭绕的云雾，像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。

行至一棵大树下，秀米停下来，她的额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。

秀米掏出手绢擦了擦，一手叉着腰，另一只手拿着手绢，当扇子扇起来。

她把手绢放到裤兜里。

提起篮子，才踏出步子，就听到草丛里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。

秀米疑心是蛇，故意很大声地跺了跺脚，试图把蛇吓跑。

草丛很快恢复安静。

秀米低下头，把头探过去看。

草长得茂密，她什么也看不到。

但她的脸色很快就沉了下来。

她看到了胖子得喜。

得喜不知什么时候从草丛里蹿出来。

秀米在这条路上走过好几遍，从来没有遇到他。

可是这一次，他挡住了秀米的路。

秀米站在田坎中间的小路上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秀米抬起头，目光正巧碰上了他。

他的影子将秀米半个人都给罩住了，得喜那么高大，秀米在他面前就像一只瘦弱的兔子。

得喜眯着眼睛，直勾勾地盯着秀米，秀米心里害怕，下意识往后退了几步。

“哎呀，不要怕嘛！”

”得喜理着平头，整颗脑袋在日光下光溜溜的。

秀米很怕他做出什么事情来，心里害怕，但还是装作镇定。

“让开！”

” “我就不让开。

”说完，得喜伸出手，拍了拍秀米的头。

秀米打了一个冷战。

她拍掉得喜的手，朝他啐了一口：“谁让你碰我！”

”得喜抹了抹脸上的唾沫，吸了吸鼻子，把手放到裤子上擦了擦，又一脸谄笑地说：“我碰你怎

<<薄暮>>

么啦？

” “恶心。

”秀米瞪了他一眼，转身往回走。

得喜抓住了秀米的手肘，竹篮里的汤因此晃了一下。

洒出来的汤泼在秀米脸上，她用手擦了擦脸，眉头皱了起来。

狭窄的田间小路上，一高一矮的两个身影很是显眼。

秀米手心一直在冒汗，心里盘算着怎么摆脱这个不速之客。

她的脸憋得通红。

突然，她趁着得喜不注意，将整个瓷罐取了出来，对着他狠狠地泼了过去。

汤还冒着热气，淋在得喜脸上，疼得他嗷嗷大叫起来。

得喜用手捂着脸，秀米使出浑身的气力，一把推开他。

得喜站不稳，一个趔趄，往旁边的淤泥里倒了下去。

秀米不敢回头，护住手里的篮子，一直朝前跑了起来。

她发疯了一样朝前奔跑。

身后是得喜气急败坏的声音：“你别跑！”

”秀米朝着矿区的方向跑过去，她一直跑一直跑。

身旁的水稻田，远处的青山，在她眼里颠簸不定。

秀楠从矿井里出来，他摘下安全帽，远远就看见秀米跑来了。

秀米停下来，大口地喘着气。

秀楠的脸被煤灰扑得黑黑的。

他问秀米：“姐，你没事吧？”

怎么跑着来呢？”

”秀米气喘吁吁地说：“待会儿跟你说，快吃饭。

”秀楠把头凑过来，他发现竹篮里只有白饭，没有汤。

“姐，汤呢？”

”秀楠问，“怎么没有汤？”

”秀米被他问得哑口无言，停顿了一会儿说：“我泼了。

” “泼了？”

！”

”秀楠皱了皱眉头，“好端端泼它干吗？”

” “都怪北山那个胖子，”秀米看着地上的一堆杂草说，“都怪他。

”秀楠凑到秀米耳边说：“胖子又怎么了？”

” “嘘——小声点。

”秀米皱着眉，神色慌张地看了看周围。

“又是他！”

”秀楠朝地上吐了口痰骂道，“浑蛋，他到底想怎样！”

”秀楠恨得牙痒痒，拳头攥得紧紧的，“下次见到一定狠狠揍他一顿。

”秀米笑了起来：“你打不过他的！”

” “你怎么知道我打不过？”

！”

” “不过他现在掉在泥里爬不起来呢！”

”秀米于是一五一十地将她如何遇到得喜，又如何摆脱他甚至将他推到田里的经过跟弟弟说了。

秀楠听了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秀米放一把花生米在他的碗里，说：“饭冷了，快吃吧。

” “嗯。

”秀楠低头，扒了一口饭。

夕阳西下，光线从龙眼树茂密的枝桠里有气无力地透出来。

<<薄暮>>

秀米回到家，抬头看着远处。

一想到得喜，秀米吓得浑身起鸡皮。

“恶心！”

”秀米恶狠狠骂道。

“谁恶心了？”

”秀旗从厨房里出来，“告诉大姐谁恶心了？”

”“没有啦！”

”秀米说，“路上有只猫发情了，真恶心。”

”秀旗一听，捂着嘴哧哧笑了起来：“哟，哪天你也会发情的啦。”

”“说什么说什么，你才发情呢！”

”秀米面露羞涩，拿起竹篮假装要砸向姐姐。

“好了好了，不开玩笑了，叫大家出来吃饭吧。”

”陈祖川一家七口，吃饭的时候筷子杂乱地在饭桌上游走。

孩子们都在长身体，家里条件却拮据得很，一日三餐只能喝粥。

那张剥落了油漆的八仙桌上，摆着酸菜汤、菜脯、烤红薯。

鱼和肉，要等到逢年过节才有。

每次过节，孩子们都十分兴奋。

在我们乡下，流行着这样一句话：“孩子盼过年，大人怕没钱。”

”那是饿不死也吃不饱的年代。

秀米记得小的时候，嘴很馋，早上喝下的稀粥很快消化，常饿得头昏眼花。

看见好吃的都快流口水了，更不用谈一日三餐如何狼吞虎咽了。

晨光熹微的时候，能听见大路上传来的“薄壳米——”的吆喝声。

“薄壳米”是潮汕地区的特产，学名叫“海瓜子”。

生长在海滩泥沙里的薄壳米滋养了秀米。

薄壳米是海瓜子脱去外壳煮熟制成的。

秀米经常拉着伙伴到水磨镇，去作坊里看师傅们制作薄壳米，复杂的工序让秀米眼花缭乱，她幼年最大的梦想是能到作坊里帮工，这样就可以吃到新鲜的薄壳米了。

一想起这个伟大的念头，她就会忍不住吞口水。

特别是淋上酱油来吃，真是天底下最好的美味了。

秀米排行老二。

大姐秀旗，弟弟秀楠，下面还有两个妹妹，秀锦和秀绣。

五个孩子就像并排在一起的手指头，它们缀在陈祖川的手掌上。

陈祖川说：“五个手指握起来就成拳头啦。”

”但大多数情况下，他讨厌这五个孩子，说他们是吸血鬼，身上的血决被吸干了。

生大女儿的时候，妻子沈桂芳挺着大肚子到卫生院。

卫生院位于溪桥镇南端，沿着溪桥镇外的国道一直走，可以看到卫生院楼顶那个大大的红十字，这栋白灰两色的建筑据说是清末的传教士所建，距今也有百年的历史了。

<<薄暮>>

编辑推荐

大地之上，人间之下，编织人生的冷暖跌宕，少年情怀，质朴笔墨，描绘尘世的荡气回肠；“THE NEXT·文学之新”全国十二强长篇小说第一弹，人气选手林培源长篇处女作《薄暮》，跨越青春大学的藩篱，直抵严肃文学的内核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